

# 论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的耦合整生\*

——基于学科、课程、专业一体化的视角

林 杰， 洪晓楠

(大连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4)

〔摘 要〕 一流学科建设是一流本科教育的根本支撑, 一流本科教育是一流学科建设的基础目的, 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是互依共生、互促共进的生态共同体。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之间的应然关系, 在实然层面并不一定能够得到理解、尊重与实践。实际上, 在推进与开展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过程中, 二者疏离的现象依然存在。推动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耦合整生, 是实现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理想目标的基础。为此, 需要从系统整体的角度出发, 深刻把握学科、课程、专业之间的内在关系, 构建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 建立以立德树人成效为核心的考核评价制度体系。

〔关 键 词〕 学科建设; 本科教育; 学科; 课程; 专业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064(2019)05-0061-06

自国务院发布《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以来, 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的相关话题便逐渐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相关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但是在浩如烟海的研究成果之中, 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之间的关系问题, 似乎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与重视, 更缺乏有说服力与解释力的研究。实际上, 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之间的关系问题, 是“双一流”建设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关键问题。可以说, 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培养高水平人才过程中, 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是一对密切相关且不可分割的核心关系。甚至可以说, 只有全面认识与深刻理解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之间的逻辑关系, 并促进与推动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形成系统衔接、耦合整生的良好关系, 才能为构建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的良好生态提供学理指引, 进而才能夯实世界一

流大学建设和高水平人才培养的根基。有鉴于此, 本研究拟从学科、课程、专业一体化的角度, 对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之间的关系问题, 进行解读、阐释与分析, 以抛砖引玉、求教方家。

## 一、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的关系审视

认识与厘清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之间的关系, 既是审视与反思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与核心, 也是推进与落实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的前提与关键, 具有基础性、前提性与关键性的作用。

### (一) 一流学科建设是一流本科教育的根本支撑

一流本科教育目标的提出, 既是回归初心的现实表征, 也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具体体现和关键环节。然而, 一流本科教育的目标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实现, 它不是浮在空中的海市蜃楼, 也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而是一种理想追求与教育理念, 但它的实现需要一系列条件与资源的保障和支撑。在这些条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青年课题“中国高等教育国际话语权的理论构建与提升策略研究”(项目编号: CIA190279)。

〔收稿日期〕2019-06-18

〔作者简介〕林杰(1987-), 男, 安徽临泉人, 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助理研究员, 博士, 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基本理论、高等教育治理研究; 洪晓楠(1963-), 男, 安徽桐城人, 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博士,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研究。

件与资源之中,最基础、最关键、最核心的是,应以一流学科建设为根基与基石。也就是说,一流本科教育奠基于一流学科建设,一流学科建设是一流本科教育的根本支撑,两者是密不可分、紧密相连的。需要申明的是,本研究认为一流本科教育是高质量本科教育的标识,不是一种身份标签,不是获得了“双一流”标签的大学或学科的专利,并且即使获得了“双一流”标签的大学或学科,其提供的本科教育也并不必然都是一流的<sup>[1]</sup>。任何将“双一流”标签化的思想与实践,都是值得警惕与反思的。实际上,一流本科教育是大学办学的航标或灯塔,是各种类型与层次的本科院校都可以实现且都应当致力实现的办学定位与质量追求。与此同时,更要清醒地看到,一流本科教育虽是各个本科院校都可以且应当追求的目标,但一流本科教育的复杂性更决定了其实现并非轻而易举,也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实现。需要多种力量形成合力,需要解决一系列理论认识问题。当然,一流本科教育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而从人才培养的基本逻辑来讲,本科教育依托于专业,专业由一系列课程构成,课程则是学科的专门化、逻辑化和体系化。很显然,在本科教育层面,学科、课程、专业是紧密相连、相互衔接、有机统一的系统整体。也就是说,一流本科教育根植于一流专业,一流专业奠基于一流课程,一流课程来源于一流学科。正如有研究者所言,“学科、专业、课程一体化建设,基础是学科建设”<sup>[2]</sup>。所以,从其根源上来讲,一流学科建设是一流本科教育的根本支撑,一流学科建设是根基性与支撑性的,没有以一流学科建设作为根本支撑的一流本科教育,犹如无本之木,难以取得建设的成功。

## (二)一流本科教育是一流学科建设的基础目的

学科是大学的细胞<sup>[3]</sup>,与大学的各主要方面都紧密相连,其重要性怎样强调都不过分。学科建设是大学的基础性、战略性和全局性工作,因而学科建设水平与质量,对大学繁荣兴盛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与作用。也正是由于学科建设之于大学运行与发展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所以在“双一流”建设战略提出之时,一流学科建设就被寄予厚望,而致力于、服务于一流本科教育就是其基础性使命与根本性责任。也就是说,一流学科建设应致力于、服务于一流本科教育,一流本科教育是一流学科建设的基础目的。轻视或忽视一流本科教育这个基础目的的一流学科建设,其价值与意义将大打折扣,若做战略性考

量将毫无意义与价值。通常而言,一流学科建设的追求与成果主要体现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上<sup>[4]</sup>,而一流本科教育既是一流人才培养的奠基工程和基础阶段,也为科学研究提供后备人才和储备战略资源。因此,一流学科建设若忽视或轻视一流本科教育这个基础目的,一流人才培养与高水平科学研究也将成为无源之水,并终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枯竭与干涸。所以,从基础性、战略性和可持续性的角度来看,一流学科建设只有致力于一流本科教育并以其为基础目的,才能根基牢固、行稳致远,由此也才能为一流人才培养奠定知识基础,才能为高水平科学研究夯实战略根基,才能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与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基础动力,才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夯实人力与智慧根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研究才提出“一流本科教育是一流学科建设的基础目的”这一论断。当然,这一论断的提出不仅是学理逻辑的自然结果,也有着现实的政策依据。2018年8月,教育部等三部门联合发文明确指出,要“率先确立建成一流本科教育目标,强化本科教育基础地位,把一流本科教育建设作为‘双一流’建设的基础任务”。由此可见,将一流本科教育作为“双一流”的“基础目的”,既是一流本科教育的内在逻辑,也是教育主管部门的政策目的。

一言以蔽之,一流学科建设是一流本科教育的根本支撑,与此同时,一流本科教育也是一流学科建设的基础目的。实际上,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之间是紧密相连的,是互依共生、互促共进的生态共同体。失去了一流学科建设的一流本科教育,将是“口号化”的、没有根基的,自然也难以实现一流本科教育的目的;脱离了一流本科教育的一流学科建设,将是“空心化”的、没有灵魂的,当然也难以取得一流学科建设的成功。由此就可以看出,只有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相互锁定、同向同行、同频共振,才有可能实现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的美好愿景,才有可能实现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与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目标。

## 二、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的疏离

解读与剖析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之间疏离的表征及其根源,是推动二者关系回归正轨和加快推进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的前提与基础。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之间疏离的现象依然客观存在,主要体现在理论认识、政策安排以及实践开展等方面。

### (一)理论认识上的疏离

在理论层面上,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之间的疏离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个层面认为一流学科建设主要就是开展科学研究和研究生教育,与一流本科教育、一流专业建设和一流课程建设的关系不大;另一层面认为,一流本科教育主要是一流专业建设与一流课程建设的事,与一流学科建设的关系不大。也就是说,在理论认识上,对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之间内在关系的理解不到位,没有准确认识与深刻把握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与逻辑关系。之所以产生这样的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对学科深刻内涵与丰富意蕴的认识不全面、不深刻、不准确。学科是一个内涵丰富、意蕴深刻的概念,“作为大学实现其功能的核心载体,大学学科的内涵主要表现为三种形态:根据人才培养需要组织起来的专门的知识体系;根据科研发展要求所建构的知识范畴;根据社会服务需要所划分的工作领域”<sup>[5]</sup>。并且,大学学科三种不同形态之间的关系又是错综复杂的,彼此之间“有交叉、重叠,有时候相对独立、互不联系”<sup>[6]</sup>。然而,由于一流学科建设与科学研究之间的关系常常是直接对象化的,即一流学科建设通常可以直接体现到以论著、专利以及课题等为主要载体的科学研究上,并且与一流本科教育的成果相比具有难度小、见效快、易衡量的特点,因而容易被认识、被关注、被重视,甚至成为唯一;而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之间的关系通常是间接对象化的,即一流学科建设通常需要通过课程与专业等中介来呈现与彰显其对一流本科教育的作用<sup>[7]</sup>,并且与科学研究的成果相比具有难度大、见效慢、难衡量的特点,因而容易被误解、被忽视、被边缘。所以,经常会看到讨论学科三种形态之间交叉与重叠的时候少,关注学科三种形态之间相对独立与互不联系的时候多,甚至只强调学科的科研意涵与工具价值,而彻底忘记了学科本应有的教育效应与教育价值。也就是说,存在着对学科丰富内涵的窄化理解,也存在着对学科价值与意义的片面认识,由此也就产生了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之间理论认识上的疏离问题。

### (二)政策呈现上的疏离

历史与实践均表明,中国高等教育治理具有典型的政策思维特征。客观来说,在中国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各项重大改革措施的推行与实施,主要以政策为载体与基础,政策既发挥着重要的

促进作用,同时各政策之间也存在着是否协调、能否衔接与怎样匹配等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这在当前正如火如荼推进的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过程中亦有明显的体现:在一系列政策的系统部署、大力刺激与强劲推动之下,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之间疏离的问题也在无形之中愈演愈烈。从政策的角度来看,2015年《总体方案》发布以来,教育部等相关部门围绕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的话题,紧锣密鼓地制定和发布了多份政策文件。例如,2017年1月教育部等三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2018年8月教育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2018年9月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2019年4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实施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的通知》,2019年9月教育部发布了《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2019年10月教育部发布了《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可以说,教育主管部门关于此话题出台政策的密度、宣传政策的强度与推动政策的力度,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史上都是罕见的。而如此密集地出台与实施相关政策,一方面显示了教育主管部门推进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的强大决心与定力,另一方面显示了为构建一流学科建设、一流本科教育、一流专业建设以及一流课程建设等完整的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的战略意图与发展趋向。毫不忌讳地说,当从系统整体的角度深入分析相关政策文本之后,可以发现这些政策虽都在强调与追求一流或高水平,但似乎都只是在关注和强调各自领域内的事,缺乏系统谋划、整体部署以及战略统筹层面的顶层设计,彼此之间未能形成有机统一的逻辑体系,因此至今尚未形成学科、课程、专业一体化的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也就是说,在政策呈现上,有的强调一流学科建设(实际上主要体现为科研,或者说强调科研),有的强调一流专业建设,有的强调一流本科教育,有的强调一流课程建设,但彼此之间是疏离的、隔阂的,缺少一以贯之、系统衔接和统揽全局的主线与灵魂。在此境况之下,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自然就难以同频共振,甚至会在自觉或不自觉之中强化两者之间的疏离,导致彼此渐行渐远。

### (三) 实践开展中的疏离

就当前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的实践进展而言,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之间疏离的主要表现就是,一流学科建设忘记或忽视一流本科教育,而一流本科教育又撇开了一流学科建设。在理论认识上的疏离和政策安排上的疏离双重作用下,自然而然就会出现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实践过程中的疏离。实际上,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实践过程中的疏离,才是产生理论认识与政策安排上疏离的根本原因。只是由于在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过程中,理论认识上、政策安排上与实践开展中的疏离是错综复杂地杂糅在一起的,并且相互嵌套、彼此强化,形成恶性循环关系,已很难厘清谁先谁后、是谁影响了谁,而是共同制约着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的有效开展与顺利推进。所以,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在实践中是疏离的。因而,可以看到一流学科建设实践如火如荼,项目越做越大、论文越发越多、荣誉越来越高,各种数字化指标越来越光鲜亮丽,但一流的教师却倾心于研究生教育和忙于“科研”而远离了本科生<sup>[8]</sup>,缺少了对一流本科教育的真切关照;开展一流本科教育的号角也响彻云霄,一流专业、一流课程等计划或项目也热闹非凡,但就是很少有人说得清楚一流本科教育的成效如何,甚至也很难说得清是如何重视与落实一流本科教育的“基础任务”的。久而久之,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好像是两条没有交集的轨道,它们在各自的轨道上延展开来,且越走越远。

实际上,正是由于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的疏离同时体现在理论、政策与实践三个层面,才形成了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之间关系难以察觉的假象,以至于对此提出质疑与反思反而有可能被视为“另类”或是“找茬”。如此局面的出现、形成乃至固化,不但加重了促进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耦合整生的难度,同时也彰显了加快促进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耦合整生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因此,本研究认为,促进与推动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形成耦合整生的生态关系,势在必行且迫在眉睫。若非如此,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的理想目标,都难以实现。

### 三、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的耦合之策

实事求是地说,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之间,绝不是彼此不相关的“两张皮”,它们具有内在

的相关性与共通性,共同构成一个生态共同体。因此,只有促进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回归其本然关系,形成耦合整生的生态共同体,才能实现它们的理想目标。

#### (一) 系统把握学科、课程、专业之间的内在关系

促进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的耦合整生,必须要解决理论认识问题,尤其是要解决学科、课程、专业之间关系的问题。我们说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是一个生态共同体,但这并不意味着该生态共同体的成员只有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正如前文已经提及的那样,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之间的联系难以直接实现,需要通过课程与专业的中介作用才能顺利而有效地进行。若不关注、重视与发挥课程与专业的中介作用,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之间的关系将是松散的,甚至彼此之间将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联系,当然它们的建设目标也就不会实现。2019年9月教育部发文明确提出,要“支持学生早进课题、早进实验室、早进团队,以高水平科学研究提高学生创新和实践能力”。从直接产出的角度来讲,一流学科建设的成果主要是论著、发明以及专利等,而且这些直接的科研活动或产出对一流本科教育也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所以,该《意见》的基本精神是值得肯定的,让本科生参加科研活动对培养学生科研兴趣、科研规范、科研伦理以及创新精神等具有基础性与奠基性作用,但本科生实质性地参与科研的群体毕竟是少数,而若让更多的本科生受益于科研——更确切地说是受益于一流学科建设,必须通过课程与专业等中介来实现。从高等教育生态的角度来看,在现有的教育序列与制度设计之中,参与和开展科研并不是一流本科教育的主要目的和任务,而科研对一流本科教育价值的实现主要还是借助于课程与专业等中介。换言之,一流学科建设对一流本科教育的直接作用极其有限,其对一流本科教育的根本支撑必须通过课程与专业的中介作用才能实现。在开展一流本科教育的过程中,一定要深刻认识到学科、课程、专业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完整的链条或体系,缺少任何一个环节,一流本科教育的理想目标都难以实现。甚至可以说,若没有从理念上深刻认识与全面理解学科、课程、专业之间的内在关系,实践上也就不会从系统整体的角度来看待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之间关系的问题,也难以实现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的理想追求与政策目标。

## (二)构建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

一流本科教育的实质就是追求高质量本科教育,高质量本科教育莫基于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而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莫基于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的耦合整生。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的概念提出至今,虽然受到了极大关注与重视,但依然难以全面、准确、清晰地描述它的确切内涵。不过,从学科、课程、专业一体化的角度来看,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是学科、课程、专业之间一体化关系的组织化、具体化与操作化的根本依托与核心落脚点,也是一流本科教育顺利开展的制度化保证与组织化载体。只有切实构建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才能真正落实一流本科教育的基础性地位,才能有效促进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耦合整生。构建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致力于解决以下四个核心问题。首先,在构建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的基本方向上,要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以及实践能力为主要抓手与核心维度,完善培养方案、优化培养环节、健全培养过程,致力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与接班人。其次,在构建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的基本理念上,要坚持系统整体观和动态优化观,坚持以实现一流本科教育为基本目的,以学科建设为根本与基础,以课程建设为重点与关键,以专业建设为依托与载体,全面打通学科建设、课程建设、专业建设之间在理念、政策以及实践层面的隔阂或疏离,推动学科、课程、专业一体化建设,夯实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的基础。再次,在构建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的师资建设上,要坚持教师在一流本科教育中的核心地位,落实教学在一流本科教育中的中心地位,明确大学教师师德建设的价值定位<sup>[9]</sup>,围绕教师的道德品质、知识水平以及教学方式方法等主要方面,打造结构合理、品德高尚、素质过硬、视野开阔的高水平创新型师资队伍,为构建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提供坚实的师资保障。最后,在构建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的质量保障上,要以目标管理、过程调控以及结果评估的一体化与系统化为主线,采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对一流本科教育提供全过程、全方位的制度支撑与机制保障,打通一流本科教育的关键环节、核心过程和主要方面,形成科学规范、运转有效、坚强有力的质量保障体系。当然,上述各项工作应该是彼此协调、互促共进的,应该予以全局性、系统性、整体性、战略性的谋划、统筹与推进。

## (三)建立以立德树人成效为核心的考核评价制度体系

考核评价制度是指挥棒、基准绳、方向标,对深化理论认识与推动实践发展具有重要的激励、引导、规范与促进作用。同样地,促进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耦合整生,也必然需要构建一个与此目标相适应的、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制度体系。众所周知,大学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立德树人成效是衡量大学一切工作的根本依据。因而,建立以立德树人成效为核心的考核评价制度体系,是促进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耦合整生的核心抓手。以立德树人成效为核心的考核评价制度体系,主要是指以立德树人达成度为圭臬,致力于提升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并且关注与尊重学生的体验、收获、认同度以及满意度的制度体系。以立德树人成效为核心的考核评价制度体系,不再以短期的、可数的“绩效”为追求,而是注重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在以立德树人成效为核心的考核评价制度体系之中,一流学科建设就会以此为准绳摒弃 GDP 主义式的数字化崇拜<sup>[10]</sup>问题,顺其自然地就会更加强调一流学科建设对一流本科教育的支撑与服务。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自然就会走向同频共振,进而实现耦合整生。然而,就当前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状况而言,要建立以立德树人成效为核心的考核评价制度体系绝非易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需要做长期性、战略性的筹划。首先,必须明确构建考核评价制度体系的基本目的。考核评价不只是水平的反映,也不仅是为了赋予被评价者一定的身份,更不是单纯的排名活动<sup>[11]</sup>。在新时代背景下,建立健全考核评价制度体系必须发挥与重视其发展功能,应以不断促进发展、持续提高质量为旨归。其次,必须积极构建立德树人成效的评价体系。逻辑地看,立德树人成效的衡量,是构建以立德树人成效为核心的考核评价制度体系的前提。因而,只有既全面而又准确地掌握了立德树人成效衡量的方式方法,才能切实建立起以立德树人成效为核心的考核评价制度体系。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至今为止,我国的高等教育依然缺乏衡量立德树人成效的科学认识与有效实践,而且这样的研究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因此,这就需要投入更多的研究,需要更多的学者挑起这个责任,尽快解决立德树人成效衡量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再次,政府应反思与调整考核评价制度的价值导向问题。在我

国当前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框架内,制度固有的价值导向会或隐或显地通过绩效观、政绩观以及发展观等途径与渠道影响甚至左右大学及其学人的思想与行为。尤其是在当前高等教育领域数字化崇拜问题甚嚣尘上的背景下,更要强化以质量和内涵为导向的评价体系。<sup>[12]</sup>若没有政府彻底地、深刻地、理性地、坚定地反思,进而扭转与调整考核评价制度的价值导向,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依然难以实现耦合。

实际上,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是天然相关的,同时又都是复杂的,都涉及多个层面、多重维度、多种因素、多元关系。并且,无论是一流学科建设,还是一流本科教育,都不是外力给定的,而是逐渐生成的,有不以外力而转移的生成规律与成长逻辑。由此也就决定了,对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及其相互关系的静态的、线性的、僵化的理解与认识,都会制约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的耦合整生,也会成为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理想目标实现的障碍。由此看来,开展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需要摒除激进化、碎片化、片面

化的思想与行为,做战略性、系统性、整体性谋划与部署。坚持久久为功,方能水到渠成。

#### 〔参考文献〕

- [1] 柳友荣. 一流本科教育的“是”与“不是”[J]. 重庆高教研究, 2019(1): 32-34.
- [2] 周光礼. “双一流”建设中的学术突破——论大学学科、专业、课程一体化建设[J]. 教育研究, 2016(5): 72-76.
- [3] [5] [6] 别敦荣. 论大学学科概念[J]. 中国高教研究, 2019(9): 1-6.
- [4] [7] 张德祥. 高校一流学科建设的关系审视[J]. 教育研究, 2016(8): 33-39, 46.
- [8] 董云川. 当本科遇见“一流”[J]. 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8(4): 17-19, 23.
- [9] 刘奕涛, 彭旭. “双一流”背景下大学教师师德建设: 范式转型、价值定位与实践路径[J]. 现代教育管理, 2018(10): 75-79.
- [10] 林杰. 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数字化崇拜——意蕴、危害、根由及匡正[J]. 研究生教育研究, 2019(3): 71-77.
- [11] 牛君霞, 董泽芳. 学科评估服务“双一流”建设: 意念、障碍与出路[J]. 教育科学, 2018(6): 62-67.
- [12] 朱俊成, 宋向楠, 任增元. 整体转型: 一流学科建设的制度逻辑审视[J]. 现代教育管理, 2017(8): 30-35.

## On the Coupling of First-Class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nd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Disciplines, Curriculum and Major

*Lin Jie, Hong Xiaonan*

(School of Marxism,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Liaoning 116024, China)

**Abstract:** First-Class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is the fundamental support of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s the basic purpose of First-Class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First-Class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nd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are ecological communities that are interdependent and mutually beneficial. The intrinsic, coupled and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First-Class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nd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s not necessarily able to be recognized, understood, respected and practiced at the actual level. In fact,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and carrying out First-Class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nd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the phenomenon of alienation between the two is still widespread. Promoting the coupling of First-Class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nd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s the foundation for achieving the goal of First-Class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nd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To this end, it is necessary to profoundly grasp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among discipline, curriculum, and maj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ystem as a whole, build a high-level talent training system, and establish an evaluation and evaluation system centered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eople.

**Key words:**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discipline; curriculum; major

〔责任编辑:于翔;责任校对:赵红艳〕